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十二回 訂盟

七月七日長生殿，夜半無人私語時。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。白太傅長恨歌，將玄宗壽妃之心事，摹繪盡致，曲曲傳出。仲堪珍娘，安得借此寫生妙筆，為之道其纏綿恩愛哉。仲堪平素磊落，雅不願屑於此。珍娘女流，以為萍才合小，蘿已施鬆，固屬此生快事，竊恐甫賡永好，旋歎仇離，女一而終，士貳其行，得無為姊妹行貽笑耶。況同室同穴，久有誓詞，誰約誰媒，亦遵昏禮，掬心自矢，聽命於神。因泥仲堪草盟稿，而取證於三義，兒女心腸，抑何自苦乃爾也。仲堪與珍娘，入祠以後，同往前後殿瞻覽，祠聯累累，鮮有佳者，惟神幔旁有髹漆作小篆者，文曰：同患難、同富貴、同生死、亦朋友、亦兄弟、亦君臣。直起直落，殊合身分，蓋衡陽彭雪琴尚書撰也。其餘均摭拾演義中語，與陳壽志且不合符契。日漸就哺，人影散亂，仲堪始囑武貴燕香而拜。珍娘且喃喃若有所禱，蔥尖輕合，蓮蒂平歌，蒲團稽首之時，絮語通誠之地。仲堪擬以誓文投爐，珍娘乃起而眎之，詞曰：

維在卯三歲，上巳之月，侯官某謹宣認於後漢昭烈帝、關漢壽亭侯、張桓侯之前曰：竊以結百年之好，大義早肇於婚姻，聯二姓之歡，愛情特鍾於匹配。彩國風為輶史，弋雁同翔，進王化以闡門，關雎交和。某吳興遺胤，閩嶠鯁生，廿齡溯加冠之年，四時永讀書之樂，何圖桂窟，竟承錯愛於嫦娥；不道蘭閨，旋作離魂之倩女，茫茫幽宅，鰥日常醒；惘惘出門，鷓鴣待續。別緒西湖之月，悲聲揚子之濤，話茆店于飛卿，曾嫌寂寞；訪梅妻於和靖，但鬥嬋娟。因清極而不寒，雖望之而難狎。若論色相，應伴維摩，及數家聲，且宗太尉。爰仿聘棠之例，為侍嫁杏之期，並非白石好游，小紅吹蕭而長侍。畢竟鮑宣故里，少君提甕以同歸。道出名醫，吉蠲朔旦，敢借丹心之證，用昭白首之盟。從今婦夫夫，自成嘉耦，但矢生生世世，勿食前言。

珍娘置詞於案，以巾裹授仲堪，亦誓詞也，詞曰：

嘉興女子楊珍娘，亦宣誓於三義神前曰：晉文欲去，季隗守就木之年。李靖相逢，紅拂樂執巾之役。識英雄於未遇，本是裙釵，偕女士以同游，豈甘溱洧。女子飄零薄命，阿母難依，隱忍偷生，諸天皆劫。困風塵於異地，歷哀樂於暫年，縱教綠柳芳菲，肯歸吐利，尚有紅蓮顏色，遠播通州。花著雨而不開，草上風而未偃，不名士竟渡江來，豔說美人，曷移家去。場超熱惱，渴消梅子之林，船傍孝廉，夢繞桃根之揖，此生得所，如願相償。心抱石以難移，首栽山而知重，果作瑟琴之友，樂溢蘋芩，即居參鼎之班，恩成樛木，相依為命，之死靡他，有渝此盟，神其殛之。

誓詞焚畢，又於神前變換紀念品物。綠華條脫，何充指環，金玉珠璣，粲粲耀目。武貴曰：「媽待久矣，云何不返？」仲堪與珍娘循石級下，武貴為導，甫入門，排六笑曰：「珍姊誠癡絕，若個好郎君，幾生修到，額上猶墳起如珠粟，豈甫效鳳飛，遽求熊夢耶。」假母亦曰：「一去爾許時，幾乎令人盼煞，我將遣老麻來迎矣。」仲堪只遜謝，珍娘見二人目動言肆，頗有戒心。遂不願以訂盟白假母，晚炊縷縷，散作輕煙，夜漏嗒嗒，燒殘短燭，於是又向桃源鎮北發。

小溪罨畫，曲徑遮茵，官柳行行，彷彿綰羈人別恨者。堤邊春草，都不知名。一望芊綿，隱隱作慘綠色，較之信陽城外，風景全殊，斗酒只雞，味殊不惡。中宵小憩，亦有攜琵琶者踵門至，惟見座有眷屬，則掉頭趨他所。過桃源鎮二日，連村社鼓，列寨神旗，扶得醉人，家家歸去。此間習俗又仲堪見所未見者，繞郊二百里，但有嵯峨城蝶，出沒其間，若新蔡，若新鄭，河山依舊，人民已非，殊不勝今昔之感矣，四日午後至一大都曰許州。

許州為汴洛衝要地，曹魏曾居此為行都。花草吳宮，都埋幽徑，衣冠晉代，已付古邱，傳聞阿瞞七十二疑塚，猶約略可辨，金魚玉碗，不復人間，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哉？仲堪以為時未晏，率老麻扯尋故跡，並出白金易錢，而市上咸稱許平，與他地異，可憐鐵甕，猶留百雉之城，何處銅駝，空剩一壞之土，山僧已矣，誰說南朝，宮女何來，再談天寶，其拳拳大者，祇陰麗華故宅，銅雀台遺址而已。仲堪歸後，以詩寄，慨於陰麗華故宅曰：

暮靄橫空夕照斜，參天古樹剩歸鴉。纒鋤一夢南陽地，脂粉三姨號國家。帝子癡情求故劍，美人遺蹟浣輕紗，當年釵盒今何處，零落殘碑蝕土花。

又詠銅雀台遺址曰：

銅盤承露本荒唐，百尺高台笑洛陽。多少興亡多少淚，金人畢竟閱滄桑。
土木經營擁大都，玉龍金鳳兩縈紆。漢家舊事崇圖讖，道是他年受禪符。
石壁峻嶒一炬紅，二喬有福屬英雄。周郎不借東風便，也在分香賣履中。
尺檀寸梓盡煙雲，荊棘叢殘護晚曛。我怪才人偏好事，硯材猶選瓦當文。

珍娘笑曰：「詩則佳矣，銷金鍋視為安樂窩，公子何不念前途耶？」仲堪曰：「怪哉卿之言也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柔情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，洵為人生樂事矣。況假母慇懃周至，六妹又為卿分勞。客裡光陰得此已足，尚何悒悒為？」珍娘曰：「不然，信陽起行，於今九日，山程水驛，迎送羈人，依亦顧而樂之。公子驕花寵柳，護惜倍至，恩感知已，尚有何言，惟朔日侍公子謁祠，乞得一簽，頗滋疑竇，事雖涉迷信，智者不談，而人不知心，畫難到骨，笑談鋒刃，尊俎戈矛，都有出人意料者，此誠不可不防。」言已以一紙付仲堪觀之。

仲堪瞿然曰：「卿有所聞耶？」珍娘曰：「無之。」晨視簽詞，為十二卦天地否，有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語。仲堪曰：「卿愚矣，汴梁咫尺，四達通衢，他時賃廡卿家，卿亦能為我廝守，文戰告畢，馬首瞻南，甚不願癡待榜花，使奚僮飽嘗旅味也。馬且不存，失於何有？」珍娘知不可勸，亦姑隱忍，幕危巢燕，鉤曲吞魚，處此情形，祇默祝福星一路而已。假母與排六，時來就珍娘語，齊分相對，以插科打諢為樂，且曰明日抵朱仙鎮矣，當相將拜岳爺爺。

鐵騎橫飛，銀牌迅召，冤沉三字，淚灑兩河，讀岳武穆傳者，類能言之。即至販夫走卒，具有顧曲癖者，於朱仙鎮一劇，詆誹檜賊，幸幸金人，直道斯民，流傳已久，鎮人概念武穆，立廟祀之，鷓鴣高張，獅形蟄伏，琉璃一碧，掃盡塵埃。鎮屬祥符縣，距汴省凡四十里。岳廟本閭閻高大，縱人遊觀者，聽鼓聲聲，遙鄰茶社，垂簾處處，笑指酒家，竿緣賣解之人，市逐吹蕭之客，較之三義廟，猶有過焉。道出此鎮，必加展謁，神靈廟貌，香火因緣。仲堪何憚一行，惟至鎮日已加未，旅店距廟較遠，仲堪辭以翌早，而排六勸之不已。乃偕珍娘同行，而仍以武貴及店役為導。

斯時旅店中，祇一假母，一老麻而已。排六為假母所使，務令仲堪珍娘同出，而武貴亦不足與謀者，嗚呼，摸來蘇季之金，已防落魄，碎到相如之璧，未必鍾情，姑為打鴨以相驚，且欲連雞而俱去，門迎桃笑，何苦重來，絲借藕連，恐難再續。老麻既與假母約，不得不借排六以為監。排六至廟，故蹣跚作細步行，襲裾染草，坐石摩苔，一若徘徊不忍去者。珍娘促之再，猶曰當日三義廟，汝夫婦去何久，今乃相逼之甚耶。仲堪左右為難，攜二人出廟歸，然已金蛇萬道，照耀都市矣。